

文学故事丛书



紫塞烟云

何云 赵利群 汪兆骞

ZISAIYAN
YUN



紫塞烟云

何云 赵利群 汪兆骞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表现清咸丰年间，捻军后裔聚义热河，与清廷展开斗争的传奇小说。

小说通过义军劫取礼银的全过程和马山桐一家的悲欢离合，反映了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后的风云变幻的历史。其中有相当的笔墨描写了清宫内部的矛盾斗争及宫闱秘事。

作品场面宏伟，情节曲折生动，奇峰迭起，险象环生，引人入胜。

封面设计：于绍文

紫塞烟云

ZI SAI YAN YU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3}{4}$ 插页 2

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700

书号 10019·4051

定价 1.55 元

第一章

公元一八六〇年夏历八月初的一天上午，古北口上空阴云密布。那铅黑色的云块低低压在长城垛口、箭楼和烽火台上，象要把它们摧垮压塌似的。口外，五颜六色的山花夹杂在漫山遍野的蒿草中，随风抖动……

这时候，一队满汉八旗骑兵并辔开道，踏着薄薄黄土的山道，驰出古北口。骑兵身后，是一对手持黄龙旗、斧钺金瓜的乘马太监。随后是一列龙车、凤辇，在黄罗伞、羽扇交护下，由无数乘马的内廷侍卫和宫娥彩女簇拥着，缓缓而行。队尾又有一串王公贵戚重臣，乘马跟随。这一行军仗轿马，侍卫官员，绵亘数里。

行了一程，龙车内忽然响起一阵轻微的咳嗽声，一个太监诚惶诚恐地伸手卷起龙车上的杏黄缎子车帘，向身旁的一个小太监递了一个眼色。小太监如意急忙把银痰盂捧过来。面皮黄白、脸庞清瘦的咸丰皇帝从龙车内探出头来，连连咳嗽几声，把痰吐在银痰盂中，又喘息一阵子，接过另一个小太监递过来的手帕擦擦嘴，才轻声问道：“陈胜文，今晚能驻蹕喀拉河屯行宫么？”

刚才卷帘子的首领太监陈胜文俯首答道：“万岁爷圣

明！”

咸丰点点头，便又缩进龙车中。此时的咸丰，听着辘辘的车轮声，得得的马蹄声，脸色也象天色一般阴沉。当年，圣祖仁皇帝开辟避暑山庄以来，直至高宗纯皇帝、仁宗睿皇帝，年年北巡，岁岁秋猕，那是何等威威赫赫，何等……唉，自朕登基以来，时运乖蹇，内患外侮，接踵而来，难道列祖列宗开创的大清江山，就要……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便靠在厚厚的软靠垫上，闭上眼睛。本来就很虚弱的身子，加之连日来旅途上的奔波劳倦，更使他力不能支了。

去年夏历六月（咸丰九年），英法联军舰队炮轰大沽口，进攻炮台。清廷守军奋起还击，英法联军虽有美国舰队炮火支援，亦未能登陆而告失败。咸丰皇帝闻之，便沾沾自喜，利令智昏，命僧格林沁撤除北塘防务，专守大沽。今年七月中旬，英法联军乘虚而入，在北塘登陆，从后路攻击大沽。僧格林沁军闻风溃逃，退至通州，天津轻易陷入敌手。咸丰正在圆明园沉于声色，不问朝政，闻讯后大惊失色，一面派员议和，一面诏令僧格林沁坚守通州，暗中则准备携眷逃往热河。议和告吹，僧格林沁等连连失利，英法联军恃坚甲利兵，从天津直向北京扑来。军报频急，咸丰决意北巡，同时飞檄诏令南军北上，入京勤王。待胜保军兵一到，他则力排“坚守京师”众议，谕令恭亲王奕訢留守京师，监督勤王诸师，总理议和事宜。然后携后妃、皇子及端华、肃顺等一千重臣，仓皇出了圆明园，经德胜门匆匆向热河逃难。

话分两头，再表活动在热河一带的热河义军马山桐。

这一日，他率领几个心腹弟兄和亲随，驰马来到距古北口十里外的金山长城北麓。马山桐长得身体魁伟，浓眉大眼，右手举着一只单筒望远镜，手腕上挂着一支蓝狐狸毛把儿镶七星宝石的马鞭。他是捻军后裔，父母在捻军被清军打散后，流落到热河。不久，惨遭清朝官府杀害。兄妹二人侥幸逃脱，认一位出生在山西五台山一带的捻军首领章恒武人称山西章的为师。武艺学成之后，便同师傅拉起一支队伍，秘密活动在陕西、山西、察哈尔和热河一带。他们暗中收容流散在各地的捻军兄弟，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准备东山再起。此时，他们立马站在崇山峻岭间的一个箭楼旁。一个个面带怒色，眺望着御道上匆匆行进的皇家车队。

突然，一阵隐隐的马蹄声，从金山长城南麓传来。马山桐轻提丝缰，待那马调转身躯，又举镜向南望去。镜子里，只见两乘坐骑，在山坡驰骋，他望了一会儿，又调转马头，继续追寻御道上的皇家车队。

不一会儿，两乘坐骑纵马翻过最后一座山岗，向箭楼驰来。

马山桐把望远镜递给身旁的一个弟兄，翻身下马，紧走几步，上前迎住头匹马，把马上那个三十来岁，身矮体胖，秃头络腮的汉子扶下马来，搀到一块山石上坐下。他从一个弟兄手里接过一只葫芦，拔掉玉米棒做的塞子，送到秃头汉子面前。

待后面那个眉清目秀的青年下马后，马山桐才向秃头汉子问道：

“敖特根、静彪兄弟，京城里情况如何？”

“咳，甬提了！”敖特根一口气喝尽葫芦里的水，随手扔到脚下，恨恨地说，“奕訢老小子命令官兵大开安定门，洋鬼子进了北京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百姓们可倒了血霉，哭天喊地，一片混乱，纷纷扶老携幼，逃出城外……可留守京城的恭亲王奕訢那龟儿子，一口气逃到了长辛店……真恨不得追他到长辛店，一刀结果了他！……”他气咻咻地再也说不下去了。

“大哥，”眉清目秀的章静彪拱拳说，“洋人还闯进圆明园，把珍宝玉器一抢而光，然后又放了一把火，那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呀！”

敖特根又说：“我们出北京城的时候听说，奕訢那龟儿子让洋鬼子吓得屁滚尿流，恨不得趴在地上管洋鬼子叫爹，不管洋鬼子提什么，他都一口答应。他给咸丰老小子上了一个折子，要咸丰在热河就近征收税银四十万两，答谢俄美两夷从中调停之功和贿赂英法公使。咸丰那王八蛋在密云行宫照准了。热河百姓的苦日子就更难过了。”

“这群祸国殃民的败类，卖国贼子！”马山桐怒不可遏地说。他浓眉紧锁地思忖片刻，咬牙把马鞭子朝下一抽，“回到热河再做计较！”说罢，他从一个弟兄手里接过丝缰，翻身上马，驰下山去。章静彪、敖特根和十几名兄弟纷纷上马，紧紧跟在马山桐身后，向北疾驰而去了。

欲知义军如何计较，且听下章分解。

第二章

且说八月的塞外，蓝天万里，象水洗一般明净；烈日高悬，炙烤着大地。知了有气无力地噪鸣，野狗张大嘴巴，垂着舌头，趴在树下，不停地喘息着。

平泉州通往承德府的驿道，象一条长长的纱带，缠绕飘逸在群山峻岭之中。古道虽有林海掩映，苍苍茫茫，但因几个月来滴雨未降，九曲十八弯的祥云岭梁上，树叶黄萎干枯使得这深山古道，更显得路断人稀，异常沉寂。

一阵驼铃声隐隐传来，打破这万籁无声的山野，给古道带来一点儿生气。驼铃声渐渐由远至近。不久，骆驼队在梁顶上出现了。首峰骆驼脖挂大铃发出“咚嚙、咚嚙”的响声。几十峰骆驼的驮架上都绑着银鞘。一支清廷正黄旗军兵乘马前后左右护卫押解。走在最前面的骆驼驮架上，插着一面黄旗，上写：“平泉州贡”。后面的骆驼三峰一串，五峰一群，用鼻绳接联着，由一名驮伏照管。驮伏们赤裸着瘦骨嶙峋的肩背，面目憔悴，口干唇裂，汗水淋漓，步履艰难。清军官兵面目狰狞，怒气冲冲地挥舞马鞭，驱赶着驮伏们。一个红脸骁骑校正挥鞭向老驮伏抽去。说时迟，那时快，一道银光，亮闪闪直冲红脸骁骑校飞去。只听得他惨叫一声，

仰面倒去，跌下马来。

佐领那燕阿隆策马近前，只见一支短箭正中红脸骁骑校面门，满脸污血，那箭嵌在骨头上足有半寸多深。他面色骤变，急忙拔刀在手，大喊一声：“有强盗！”

那燕阿隆话音未落，从山弯密林深处冲出一彪人马，将这运送税银的骆驼队拦腰截断。这数十骑，为首者就是热河义军首领马山桐。他身旁左侧是前往京城探听消息的敖特根和章静彪，右侧是两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年纪稍长者，姓章名静嫻，身材健美，面如满月。她是章静彪的姐姐；年少者，是马山桐的胞妹——十七岁的马山秀。她体态轻盈，俊眉杏眼。她连连轻舒右臂，一支支银光闪闪的袖箭，从袖中飞出，射向清军官佐。红脸骁骑校就是她射杀的。

惊慌的佐领那燕阿隆用大刀挡落几支朝他飞来的袖箭，急忙纵马挥刀砍断几峰骆驼鼻绳，又猛抽几鞭，待骆驼四散奔逃后，就解下腰间的螺号吹了一声。那些走在驼队前面的防御和骁骑校们闻令驰马奔回，同佐领一起迎击马山桐。两支人马在盘山道上厮杀起来。顿时，刀光剑影，人喊马嘶，尘烟滚滚，双方杀得难解难分。驮伙们乘此机会，钻进密林去了。时辰不大，清军官佐渐渐败下阵来，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一个上些年岁的防御首先被马山秀砍翻于马下。其他几个骁骑校再也无心恋战，纷纷策马逃窜。敖特根、章静嫻、马山秀和章静彪及手下的义军兄弟在后紧追不舍。此处只剩下马山桐与那燕阿隆两人。马山桐挥舞鬼头刀砍杀削刺，那燕阿隆举着大刀拦堵截挡。兵刃相击，铿

锵作响，一时你来我往，难分上下……

再说那四散的骆驼，在山脚的一个转弯处，被一个正黄旗千总和几名清兵聚拢到一起，拼命驱赶着向山下跑去。忽然，一个浑身素白的英俊青年，骑着一匹白马，横在山脚驿道上，他身后还站着数骑。一声尖厉的呼哨，使得奔跑的骆驼倏地站住了。

正黄旗千总稍一愣神儿，便提刀直奔白衣青年。白衣青年微微一笑，一提丝缰，那雪团也似战马前蹄悬空，昂首嘶鸣起来。只见他立于镫上，从容不迫轻舒右臂，随即几颗灼亮如星的银球，从袖中射出。那飞马而来的千总顿时满脸血花迸溅，跌翻下去，双脚却依旧套在马镫里。那马飞也似地拖着他，奔下山去。几个清兵见状，早已打马窜入密林，各自逃命去了。白衣青年令手下兄弟把牵入林中的骆驼和路上的骆驼归拢成队，跟在身后，便策马飞奔山下。

这时分，马山桐与那燕阿隆仍在死力拼杀。敖特根、马山秀、章静姻、章静彪带领的一千兄弟，收拾了那些逃窜的清军官佐，带着俘获的战马，满面含笑地奔驰回来。那燕阿隆顿时神情紧张，刀法渐渐慌乱。马山桐精神振奋，愈杀愈勇，把那柄鬼头刀使得犹如风刮柳叶，团团将那燕阿隆缠住。那燕阿隆汗流浹背，一杆大刀仅能护住自家身躯，毫无反手之力。马山桐突然一声断喝，举刀砍去。那燕阿隆还算机灵，惊慌地低头一闪，红缨大帽子顶珠齐刷刷被削掉了。那燕阿隆大惊失色，拍马跳出圈外，策马向山顶逃去。敖特根气恼万分，从背上拔出小铡刀，大喝一声，“哪里逃！”马山

桐抬手，把刀插入鞘中，笑着说：“敖特根兄弟，放他回去给咸丰报信去吧。用不着咱们要他的狗命，自会有人杀他。”敖特根悻悻地说：“那就让他再喘几天气儿！”章静彪向马山秀递了个眼神儿，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说：“二哥，不是小弟眼拙，那人武艺定在二哥之上，交起手来，二哥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敖特根气得豹眼圆睁，哇哇乱叫：“放你娘的狗屁，休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兄弟的威风！走，咱俩一块儿去追他，一人跟他交手一场，不敢去的才是孬种呢！”说罢，拍马便走。

“回来！”马山桐举起蓝色狐狸毛马鞭大喊一声。这蓝狐狸毛马鞭是义军的权力象征。如若有人违抗，是要按义军军法处置的。

敖特根只好怏怏不乐地策马回来。

马山秀嗔怪地瞪了章静彪一眼。章静彪会意地向敖特根拱手说：“二哥，小弟只不过开个玩笑，还请二哥息怒！”说罢，见山秀含笑地点点头，他才有些坦然了。

“休要为小事伤了兄弟间和气！”马山桐说。他随后指着立在道旁的四五峰骆驼，问道：“怎么就这几峰？”

敖特根等这时才注意到骆驼。他们刚才只顾观看马山桐与清军佐领拼杀，早已把驮着银鞘的驼队忘在脑后了。

敖特根丧气地说：“他奶奶的，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大哥，”马山秀说，“我和静彪带几个兄弟分头去找！”

马山桐摇摇头，向身旁一个义军兄弟伸过手去：“拿千

里眼来!”那个兄弟把那只单筒望远镜递给了他。这只单筒望远镜，是马山桐师傅山西章率弟兄们从陕西回山西时，攻入潼关，从潼关把总手中夺取来的。他举起单筒望远镜向山顶望去。猛然间，一阵急促的雨点般的马蹄声传来。他蓦地转身，向山下望去。众人也调转马头，随他瞭望山下。

一个雪团，疾如闪电，时隐时现地出现在镜中，向山腰奔来。马山桐思忖片刻，把镜子交给身旁的那个义军，手按刀鞘，准备应变。众人也跟着取出兵刃，等待号令。敖特根望着望着，又把小侧刀插在背后，叫道：“单身匹马，惧他什么!”

不一会儿，雪团儿出现在盘山道拐弯地方，依旧马不停蹄地径直冲上前来。

眨眼工夫，雪团来到离众人十步开外地方，那雪塑般的战马蹄步缓慢下来。白衣青年不等马步停住，便滚鞍下马，牵马来到马山桐马前，单膝跪地，双手抱拳，响亮地说道：“大哥，小弟前来入伙，望大哥收纳!”

马山桐眼睛一亮：白衣青年小花帽檐儿上黄莺儿瑟瑟抖动，敛翼欲飞。他惊喜万分地喊道：“薛剑清!”急忙下马将白衣青年扶起。他此次假道察哈尔，从山西回到热河后，就听眼线禀报，有一满族青年，叫薛剑清，从小劫富济贫，行侠好义，曾出游全国各地名山古刹，拜师学艺，刻苦修炼，不仅武艺高强，轻功也出类拔萃。他心生敬慕，几次到薛剑清在倭瓜园的寓所登门拜访，招他入伙，倚为臂膀。但几次

都欣欣而去，怏怏而归，未得相见。薛剑清的邻居告诉他，薛剑清浪迹天涯，飘忽不定。想不到此时此地意外相见，使马山桐大喜过望。今日薛剑清前来入伙，如同猛虎添翼，定搅得咸丰老儿的后院天翻地覆，火燎蜂房……

正在马山桐兴奋不已之时，敖特根却把豹眼瞪得铜铃般大小，冷笑一声，问道：“入伙？入伙有晋见礼吗？”

章静娴脸上现出惊愕的神情。她怕敖特根的粗鲁，会引起薛剑清的恼怒，便悄悄拉了敖特根一把：“二哥！……”

敖特根却执拗地大声说：“入伙就是要晋见礼嘛！这是自古留下来的规矩！”

马山秀和章静彪会意地相视一笑。

马山桐不满地制止敖特根：“老二！”

薛剑清虽然和敖特根未相处过，摸不透他的脾性，但也有所耳闻，因此，不但没生气，反倒微笑着把马山桐和他手下的人挨个儿的打量了一遍，然后把手向山路上一指，爽朗朗地说：“敖特根二哥，小弟借花献佛，您要的晋见礼来了。”

“哈哈，”敖特根望着盘山驿道上逶迤而来的驼队，喜形于色地忙抱拳说，“多亏老弟暗中配合。不然，我们险些落个猫咬尿泡一场空，白白跑八九十里冤枉道儿！”

“客气！客气！”薛剑清依旧微笑着还礼说，“马山桐大哥高举义旗，小弟早就从甘松山大哥那里得知了，敢不来相助吗？再说，小弟前来入伙，不按自古以来的规矩办事，敖特根二哥能收留小弟吗？”

敖特根脸色羞红，急忙抱拳作揖不迭说：“咱老敖性情粗鲁，心直口快，咋想咋说，肠子没弯儿，嘴上没把门儿的，还望老弟一笑了之。”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自家兄弟，不分彼此。敖特根生性耿直，坦坦荡荡，剑清老弟武艺高强，闻名遐迩，今后我们肝胆相照，共图大业，不可计较小事为好。”马山桐说。他见骆驼队来到近前，又说：“此地不可久留，咱们要连夜藏好税银，返回山寨！”说罢，便同薛剑清并辔而行，边走边谈。敖特根等义军兄弟，押着驮载税银的驼队，顺盘山古道，隐没到黛色山峦中去了。

且说马山桐等人把这批税银，分别隐藏到山中的秘密山洞，处置完毕之后，凌晨刚回到热河棒捶山沟中的蛤蟆石村，又有眼线来报；承德府辖下的赤峰县，丰宁县两起税银，已于昨日分别起运。当下，马山桐同二爷薛剑清，三爷敖特根计议之后，决定差薛剑清同章静嫔带领几名弟兄前往赤峰县通往平泉州的路上相机行事，敖特根和山秀妹先行至丰宁县、滦平县间滦河渡口；马山桐随后带人接应。分别截取赤峰、丰宁两处税银。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 三 章

且说这一日，咸丰在瀛泊敬诚殿接见从喀尔喀蒙古和内蒙古前来热河“恭问圣安”的王公。大殿前方左右两侧的乐亭中，升平署的乐工们演奏着由镛钟、特磬、琴、瑟、箫、笙等乐器组成的中和韶乐。身着明黄色龙袍，外罩带有日月星辰的团龙补褂，头戴珠冠的咸丰皇帝，在两名小太监的搀扶下，坐上大殿正中的紫檀镶黄杨木地坪上的宝座。肃顺等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御前带刀侍卫们肃立在地坪两旁。殿外丹陛下，肃立着蟒袍玉带，珠顶花翎的王公大臣们。宣表官宣罢贺表，乐亭又奏起丹陛大乐，喀尔喀蒙古和内蒙古的王公们在军机处章京的引导下，依次向咸丰行三跪九叩大礼。

地坪上下和宝座左右的香炉，云龙香筒和用瑞香熏中燃烧的龙涎香，轻烟袅袅，汇合着梁柱、隔扇、天花板所散发出楠木的清香使咸丰精神为之一振，面色干黄的脸上现出一丝若有似无的笑容，注视着地坪正面踏阶前一个个行跪拜之礼的内外蒙古王公们。按照他的意思，对于这些蒙古王公们，在“四知书屋”接见一下就算了，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不必行此大礼。可他视为股肱的御前大臣肃顺以为不

可，一再谏言说，越在国难当头之际越应振作，给这些蒙古王公看看，当今皇帝象他的列祖列宗一样，是睿智之君，同样有运筹帷幄，重整山河的气魄和能力的。因为这些外藩王公中，有些是名为“恭问圣安”，实为心怀叵测，前来探听虚实的……他听肃顺谏言颇有道理，忠心可嘉，便依他之言，举行了这次庆典。想到这里，那点儿笑容也从嘴角上消失了，而代之一种严厉的表情。这些蒙古王公，世代深受皇恩，有的还是世袭罔替，有的尚主是皇家的额驸，怎敢如此的忘恩负义呢？真是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翼呀！他觉得自己的德才未见得在列祖列宗之下。但他即位以来，内乱外扰，连绵不绝，较康乾盛世每况愈下，何也？马上得江山的八旗后裔，为官为宦，升平日久，如鹰居笼，食饱腹，衣锦缎，不能奋击，在京王公大臣饱食终日，腹内空空，无治国安邦之经纶；倾轧日甚一日，外省督抚，拥兵恃骄，杀百姓而冒功，卖官鬻爵而获利；后宫中，皇后钮祜禄氏生性柔弱宽厚，遇事毫无主见，谨遵祖训“后宫不得参与政事”，唯皇上之命是听。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身份仅居皇后之下，善于钻营，惯耍手腕，恃子而骄。咸丰帝因身体虚弱，让她代他批阅奏章，权欲之心与日俱增。这事连肃顺都看了出来，咸丰本人也有所察觉，虽然有时仍旧命她代阅奏章，但却日渐疏远了她……唉，吏治腐败，内焦外困，犹如疾生腹内，病入膏肓，局面愈加不可收拾。他愁肠百结，感慨万端，怨自己生不逢时，遂就日渐自暴自弃起来，每日沉溺在酒色之中，纵欲无度，不能自拔。因此，身体愈发羸弱，百病接踵而

来，近日痰液中竟然见红，虽经太医院御医们百般调治，仍旧见效甚微。有时病患稍有好转，心情为之怡然时刻，也常常想起列祖列宗开创江山之不易，也曾暗暗发誓，励精图治，整顿朝纲，肃清吏治，振兴大清帝国。然而稍有动作，就有谏言相悖，甚至远离热河行宫的在京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和外省督抚奏折相随而来，内外呼应，沆瀣一气。这还不明白吗？这些人都是懿贵妃、恭亲王奕訢一伙的。真是牵一发而全身动啊！对于奕訢和懿贵妃，他也有断然处置的念头，削去奕訢王爵，将懿贵妃贬为贵人，打入冷宫，永不召见。每念及此，他又想起，奕訢的生母康慈皇太后对己的抚育之恩；懿贵妃，又是年方五岁的皇子的生母……况且奕訢和懿贵妃又是权臣肃顺的对头，处置了奕訢、懿贵妃，肃顺没了牵制，还象以前那样顺从，唯皇命是听吗？况肃顺自结一党，刚愎自用，骄横跋扈，也曾罗织罪名，置异己于死地而后快……因此他犹豫彷徨，不能决断。时至今日，他心如槁灰，振兴之念早已消失殆尽。就说这澹泊敬诚殿，他也是不愿意来的。这殿是圣祖仁皇帝时修建，高宗纯皇帝时敕建。况此殿陈设多是康乾盛世时遗留。北山墙当中是三间檀木隔扇门，通往后殿“四知书屋”，恰好在宝座屏风之后。两侧四间的墙壁上，装有檀木书橱，外挂镶白布边儿的蓝色布帘，内贮圣祖仁皇帝时诏令开始编纂，到世宗宪皇帝时方告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东西山墙挂置大清国全国大地图《皇舆全图》。他每每在这升座，都会睹物思祖，羞愧得无地自容。此时，他正襟危坐，不敢向宝座两旁瞟上一眼。一